

回歸鄉土、回歸傳統

——寄望於「臺灣文化」季刊

今年可以說是臺灣文化意識抬頭的一年。經過幾年來黨外雜誌素質日漸降低以及政治無法突破的結果，人們對於政論雜誌已經日益疲倦。不只是讀者，即連辦雜誌的人都產生倦怠感。於是當陳映真以關心、愛以及虔誠創辦高品質的「人間」月刊時立刻引起了人們很大的回響。這意味著我們的社會正飢渴著更深刻、更具文化氣質的雜誌。可惜「人間」關心的不出社會問題、低層民衆、環境生態，而對文化生態的問題則很少觸及。

早先我們聽說高雄要出一本「臺灣文化」、臺中要出「臺灣新文化」、臺北要出「臺灣民俗」、「民俗與信仰」、「南方」等幾本專業性的文化雜誌，便覺得這是時勢所趨，不得不然，當「臺灣文化」未誕生之前，我們已經頗有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之感了。

現在「臺灣文化」月刊終於誕生，毋寧是值得喝采而慶幸的。

這本雜誌的創辦宗旨，依創辦人柯旗化先生在發刊詞的表示，是要保存傳統文化，適應時代潮流，使臺灣文化永存於世界上。他說：

「中國文化和臺灣本土文化，原屬同根，都是歷代祖先所傳下的寶貴遺產。我們身為後代子孫，有義務保存這些文化，並應該努力使其更為充實，且能適應時代潮流，而永存於世界上。」

臺灣文化自有特色

臺灣自淪陷於日本統治之後，文化生態便開始受到破壞，尤其是一九三〇年代以後的皇民化運動，臺灣文化曾有斷根的危險。所幸一九四五年光復，臺灣文化乃有起死回生的希望。然而緊接著國民政府施行了全面西化的，大中國主義的教育以及種種不合理的文化政策，致使臺灣傳統文化再度面臨斷根的危機。國民政府欲以西洋文化以及他心目中的「國字號文化」（國語、國文、國字、國學、國樂、國劇、國畫……）全面取代臺灣傳統文化，讓臺灣文化斷根，其結果便是連「國字號文化」也斷根，全盤西化！而很可悲的是西化的結果，只是模倣了西洋文化的皮毛。

臺灣傳統文化，包含著山地文化、客家文化、鶴佬文化三個系統。山地文化原與漢文化完全不同，具有極獨特的氣質，我們尊重他、欣賞他，正是一種多數民族應有的風度，斷不可去消滅他。這是自明的道理。客家文化和鶴佬文化雖屬漢文化系統，却也有他們自己的特色，不就等於「國字號文化」。他們的特色正表現了漢文化的多采多姿，五彩繽紛，不能以「非我族類，其心

必異」的態度，必欲同化之而後快。很可惜的是國民政府正以一種「國家統一」的態度在對治具有特色的臺灣傳統文化。柯旗化先生抱著復興臺灣文化的使命感創辦這份雜誌，實在令關心臺灣文化前途的人感到興奮。然而當這份刊物誕生在人們的眼前時，不免叫人有些失望。倒不是所收文章不好，而是這本題為「臺灣文化」的雜誌，並沒有多少涉及「臺灣文化」的內容。

創刊號共收十篇文章，有兩篇討論臺灣史——林嘉南的「評戴國輝『臺灣史研究』」、林東辰的「臺灣貿易史(一)」；一篇談三十年代歌曲——莊永明的「臺灣歌曲的奇葩——鄧雨賢」；一篇談日本人對臺灣新文學的研究——明哲的「臺灣文學在日本」；一篇談臺灣新電影——黃玉珊的「臺灣新電影的發展與隱憂」；兩篇談文化觀念——吳笑的「臺灣文化的心理建設(一)」和林芸眉訪問「陳永興醫師談臺灣文化發展」。這些文章雖不能說是某種意義下的「臺灣文化」，但是沒有一篇觸及柯先生所謂的「歷代祖先所傳下的寶貴遺產」，並且有些文章的內容根本否定臺灣傳統文化的價值。最奇怪的是雜誌中竟然收入一篇柯先生拿手的「高級活用英語會話」，內容是歡迎一位美國人來臺訪問，這到底暗示著什麼？

臺灣文化的根在傳統文化

雜誌中真正和臺灣傳統文化有關的，只有許斐然教授的「臺灣諺語賞析(一)」和陳冠學先生的「臺語慣用語彙編(一)」。許先生深通臺語學，文章雖嫌簡略，但可以看出他的實力，陳先生蒐集

了一些即將面臨失傳的臺灣鶴佬語慣用詞，頗有令人賞心悅目之感。

到底這份雜誌是要告訴人們「臺灣文化」的價值是什麼？「臺灣文化」的前途是什麼？誠如陳永興醫師所說的：

「臺灣人自己都不注重『臺灣文化』，又提不出『臺灣文化』的具體內容。在此情況下所謂『建立』臺灣文化，豈不是空洞的口號嗎？」

這句話是不錯的。但是他又說：

「臺灣是一個海島，海島文化的特質是開放性與包容性，臺灣商人經常到世界各地做生意，臺灣人能夠不斷吸收外界的優點，如此臺灣文化的展望才有創造可言。」

陳醫師是我所尊敬的臺灣人知識份子之一。他主持臺灣文藝四年來，出錢出力，對臺灣文學作出貢獻，是臺灣文化的功勞者。這篇訪問文章非常簡略，我們不能做過度的引申。但令人遺憾的是，當他談到「臺灣文化」時，沒有一句話提到臺灣傳統文化，這是沒有根的。近九十年來，臺灣受到外來文化的強烈衝擊與壓迫，致使我們這一代失去了根，因而「提不出臺灣文化的具體內容」，這是我們的悲哀。尋回我們根，傳承它、發揚它，這是我們的責任、義務與權利。也唯有如此，我們的文化才有創造可言，才有展望。臺灣文化的希望，豈可寄托在唯利是圖的外貿商人到世界各地去吸收外界的優點？

沒有歷史的有福了？

最令人不敢苟同的是吳笑先生的「臺灣文化的心理建設(一)」，他要人建設的心理，歸納起來可分下列幾點：

一、要「承認自己的短處或缺失，發現並學習異己的長處。」中國文化……什麼「遺產豐富」「博大精深」「深奧莫測」云云都是唬人的狂語（這和柯先生的發刊詞正好矛盾）。

二、「沒有歷史的國家有福了」（英文諺語），「位據太平洋交通樞紐的美麗寶島在文化上可攻可守；既挾帶有大陸中原文化做底基，又能保持超然的距離加以批判，不必背負那古老傳統的包袱，同時還易於掌納世界文化潮流。年輕活潑的海洋文化有福了！」

三、濶嘴吃四方，在文化方面，不可自己劃定疆界，故步自封，否則只有吃驚。」他舉例說：「英語因為從五種以上的語言吸收字彙與韻律，得以發展成非常優越的寫詩媒體。」還有「到了明治維新，日本舉國上下全心全意學習西洋文明。今天，工藝科技、經濟、甚至人文科學方面，大和民族的成績都令全世界刮目相看。」

文化侵略不是侵略？

四、「文化侵略不是侵略」，「日本拼命輸入中國文化，何曾把它當做文化侵略？滿清入主

中國，在文化上非但沒征服漢人，反而被漢人同化了。漢人犯不著擔心自己的文化被滿洲人破壞，滿人又何必煩惱自己較低度發展的文化被漢族文化瓦解？」言下之意，臺灣文化完全被西洋文化消滅，也不必煩惱了。

可是他又說「提倡吸收外國文化，並不意味著主張揚棄本土傳統，任何本土傳統都是根深蒂固的，輕易不可撼動，遑論連根完全剷除。」最後這句話完全和前述矛盾，既然傳統不可撼動，怎麼會有民族淪亡的例子？滿族之淪亡、平埔番之完全漢化，豈不是傳統被連根剷除導致亡種的例子嗎？文化侵略怎麼不是侵略？

文章未了，作者引了一些西洋「經典之作」，要國人「勢必探本溯源、努力研讀」。「大部份政治人物對這些書的內容大概十分隔閡，因此才會奢談什麼『中國式民主』『臺灣式自由』，也不怕見羞。可嘆的是，真正嚮往西式自由的民主鬥士，不往這些資料中找尋最具說服力的理論根據，並廣為介紹宣傳，難怪自由民主的外來觀念不容易在蓬萊島生根。」

作者以「吳笑」為筆名，大概是叫人讀了他的大作「勿笑」，可是老實說，筆者拜讀之下，不免「又好氣又好笑」。

英語怎麼會是最好的寫詩媒體？如說英語是很好的科學記述工具也許還有人相信，若說是寫詩媒體，漢語會比英語差嗎？吳先生那樣鄙棄中國文化，到底看了幾本中國經典之作？敢做那樣的「狂語」？若是中國書沒讀幾本，喝洋墨水又不消化，便挾洋自重，輕侮國人，徒見輕薄而已。

吳先生的文章本不值一駁，但是有一些觀念不得不澄清。

「全盤西化論」過時了

我想西洋文化的優點，特別是現代科學與民主，是誰也抵擋不住的。但科學不是西洋文化，而是人類文化。假定西洋沒有搶先發展現代科學，我相信遲早東方人也必然會自己發展一套科學。而且我們也很難保證西洋現在所走的科學方向，不是誤導著人類走向一個死胡同，而是惟一正確的方向。西方式的民主已經問題重重，不一定是人類惟一理想的民主模式。吳笑們如此的崇拜西洋文化，唯西方馬首是瞻，視西方為極樂世界，完全缺乏批判精神，這樣的「全盤西化論」恐怕過時了吧？

我們不是反對吸收西方文化，但是當我們要吸收西方文化之前，必須先考慮我們的體質，吸收之後是否能夠消化？消化之後是否有益健康？如果我們飢不擇食，不怕吃壞肚子？即使西方文化是絕對好的，可是一個有病的人，那樣「濶嘴吃四方」，不怕成「漲死鬼」嗎？

臺灣現在的文化現況，決不是西化不夠，而是被西方文化過度衝擊，破壞了原有的文化生態，使得臺灣文化無法順性發展。這原本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共同悲哀，然而臺灣所面臨的，除了西方文化，還有日本文化、國字號文化的壓迫，可謂危機重重。在這樣來自四方的颱風肆虐之下，傳統文化屋倒樹拔，正待我們這一代努力去重整家園。不此之圖，輕言全盤西化，甚至揚言不必

煩惱文化瓦解，爲人子弟，良心安在？

保護「文化生態」

我說的文化生態被破壞，也許有些人不能理解。舉個簡單的例子說。比如我們放棄了原有的美感觀念，接受西方的美感標準，女人要大眼睛、翹睫毛、金頭髮、高個子、大脯乳才算美，於是裝假睫毛、染金頭髮、注射豐乳、穿高跟鞋，可是我們再怎樣也不能像洋婆娘一模一樣，我們是不是因此要「承認自己的醜陋」？又如政府要我們不准講方言，可是「國語」再怎樣也學不流利，總脫不了臺灣腔，說日語、英語也一樣，我們是否要自卑語言能力太差？臺灣人目前的情況，正是這樣，東施效顰、邯鄲學步，結果弄得一事無成，「國語」講不好、日語講不好，英語講不好，就連自己的母語也講不好，臺灣人簡直不會說話了。這不是文化生態被破壞的結果嗎？我們所被要求或自我要求的都是自己永遠做不到的，我們會有什麼「展望」，什麼「創造」呢？

文化生態的破壞和環境生態破壞的情形是一樣的。每一個地方原來生長的動植物都是最適合當地生長的生物，互相形成完美的生態體系，但是人類爲了貪婪自私的目的，引進無數經濟作物，剷除原生動植物，改變地形，破壞環境，美其名曰「發展」「進步」，於是產生了種種弊病。文化生態破壞的情形也完全一樣。如果我們今天不去維護它，明天，我們將花費極大的精力去重建文化生態體系。

臺灣文化要有展望，決不是要濶嘴吃四方，相反的，必須要謹慎飲食，批判再反省，反省再批判。而其根本之圖，便是紮根於鄉土、紮根於傳統。沒有根就沒有幹，沒有幹就沒有枝葉。

我們鄉土的根、傳統的根，失去了要尋回來，爛了要讓他復活。鄉土、傳統是我們的母親，沒有母親便沒有下一代。「兒不嫌母醜」，沒有人因為母親醜陋而遺棄她，即使醜陋的母親也可以生下偉大的兒子。回歸鄉土、回歸傳統，這是我們的義務、責任與權利，我們責無旁貸、義不容辭。

願以此與「臺灣文化」的鄉親們共勉。

原摘要刊載「自由臺灣」第二期，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發行